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

歷史編 宋遼金元卷 二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

歷史編・宋遼金元卷

二

367V



中華書局

南宋稻米的生產與運銷

全 漢 昇

- (一) 概說
- (二) 南宋各地稻米生產情況
- (三) 南宋稻米運銷情況
 - (1) 長江流域稻米運銷情況
 - (2) 海道稻米運銷情況
- (四) 結論

南宋稻米的生產與運銷

(一) 概 說

世界人口賴以養活的食糧，以小麥為主，其次則為稻米。稻米的生產與消費，盛行於亞洲東南部，即東南季候風區域。南宋的疆域，適處於這個範圍內，故稻米的生產，遠多於其他穀類，而大多數人口賴以養活的食糧，也以稻米為最重要。稻米在南宋人口的食料中既然佔有這樣重要的地位，故本文特地探究當日各地稻米生產的狀況，及其運銷的情形。

(二) 南宋各地稻米生產情況

南宋最大的產米區域，無疑義的是長江三角洲，即江蘇及浙西一帶。由唐代以至北宋，這塊地方都是全國最重要的穀倉，每年都有大量的米穀沿運河北上，其中尤以運往唐代首都的長安及北宋首都的汴京為最多（註一）。到了南宋，這塊地方的稻米，更有鉅額的出產。宋史卷八八地理志云：

兩浙路……有魚鹽布帛杭稻之產。

江南東西路……茗荈冶鑄金帛杭稻之利，歲給縣官用度，蓋半天下之入焉。其中尤以浙西，即蘇（平江）湖（吳興）常秀（嘉興）等州，稻米的生產更為發達。宋史卷四〇七杜範傳云：

浙西，稻米所聚，……

又宋會要食貨一及六一載紹興四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兩浙運副李謨言，『被旨催納湖秀州平江府上供米斛。據平江府具到，……契勘本府村田畝，比之他處，最係肥田。……』

又同書食貨六一載乾道六年

十二月十四日，監行在都進奏院李結言，『蘇湖常秀所產（米），為兩浙

（註一）如新唐書卷五三食貨志說開元二十一年裴耀卿改良漕運後，由江淮運往長安的米，『凡三歲，漕七百萬石。』又宋史卷一七五食貨志說由江淮運往汴京的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

之最。……」

又陸游渭南文集卷二〇常州奔牛閘記云：

語曰，『蘇常（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乙集及下引吳泳鶴林集卷三九均作「湖」）
熟，天下足。』

按長江三角洲的農場所以能夠生產大量的稻米，一方面由於自然的恩惠，他方面又由於人工改進的努力。所謂『自然的恩惠』，是指當地灌溉的便利。如宋會要食貨七云：

（紹興）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試右見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諸郡水陸平夷，民田最廣，平時無甚水旱之憂者，太湖之利也。……』（食貨六一同）
因此土壤肥沃，稻米一年可以收成兩次。鶴林集卷三九隆興府勸農文云：

吳中厥壤沃，厥田腴。稻一歲再熟，蠶一年八育。

所謂『人工改進的努力』，約可分為兩點來說：第一，是當地農民的努力開墾與耕種。上引隆興府勸農文說：

吳中之民，開荒墾窪；種粳稻，又種菜麥麻豆；耕無廢圩，刈無遺隴。……

所以吳中之農事，專事人力。故諺曰，『蘇湖熟，天下足。』勤所致也。

又范成大吳郡志卷二云：

吳中自昔號繁盛，四郊無曠土，隨高下悉為田。

在南宋初年，政府又利用南渡的人民，把蘇州一帶湖澤卑濕之地開墾成田，以便耕種。宋會要食貨一載紹興三年

四月二十二日，工部侍郎李耀言，『今東北之民，流徙者衆。東南乘（同書食貨六三作『棄』）田疇者多。平江有湖浸相連，塍岸久廢，近或十年，遠或二十年，未嘗有人疏導者；有地力素薄，廢為草萊，漲潦之餘，常若沮洳，未嘗有人耕墾者；悉號逃田。委通判與縣令同往相視，召問父老：為水所居，可以疏導若干？卑薄之地，可以耕墾若干？各開具某處，及頃畝多寡，揭榜以招誘東北流徙之民，入狀請射。縣給種本，與免三歲之租。仍別立租額以寬之。仍委監司覆按，除其舊額。』從之。（同書食貨六三同）

又高斯得恥堂存稿卷五寧國府勸農文說當地農民的努力耕種云：

及來浙間，見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土膏既發，地力有餘，深耕熟犁，壤細如麵。故其種入土，堅緻而不疏。苗既茂矣，大暑之時，決去其水，使日曝之，固其根，名曰靠田。根既固矣，復車水入田，名曰還水。其勞如此。還水之後，苗日以盛，雖遇旱暵，可保無憂。其熟也，上田收五六石。故諺曰，『蘇湖熟，天下足』。雖其田之膏腴，亦由人力之盡也。

復次，在這塊大農場上，稻米種子的選擇，也很注意。北宋真宗年間，政府曾經從占城輸入能夠耐旱的稻種，以便水量不足的田地也能栽種。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七載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戊辰，

上以江淮兩浙路稍旱，即水田不登，乃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令擇民田之高仰者蒔之。蓋旱稻也。（宋會要食貨六三略同）

又僧文瑩湘山野錄卷下亦載此事云：

真宗深念稼穡，聞占城稻耐旱，……遣使以珍貨求其種。占城得種二十石（上引長編作『三萬斛』），至今在處播之。

到了南宋，這種占城稻的生產，在長江三角洲尤為發達。范成大石湖詩集卷一六勞畬耕云：

吳田黑壤腴，吳米玉粒鮮。……或收虞舜餘，或自占城傳。

沿長江上溯，南宋的第二個重要產米區域，便是江西，即贛江流域。上引宋史卷八八地理志曾說，江南西路『茗茝治鑄金帛秬稻之利，歲給縣官用度，蓋半天下之入焉。』復次，由於當日江西水利工程的发展，我們也可以推知該地稻米出產的富庶。宋史卷四三〇李燾傳云：

李燾，……中紹熙五年進士第。……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洪州地下，異時贛江漲而堤壞，久雨輒澇。燾白於漕帥修之。自是田皆沃壤。

又袁燾絜齋集卷一四黃公（犖）行狀云：

除主吉州洲之龍泉簿。吉大邦，田租之輸，累巨萬計。……幸……去，公竟攝之……創大豐陂，溉田二萬頃。慮其久且廢也，買田十畝，山九百畝，以備修築之費。立長若副，分番長之，以均工役之勞。隄防周密，遂為長利。

至於江西出產的稻米，則以占米爲多。鶴林集卷三九隆興府勸農文云：

豫章所種，占米爲多，有八十占；有百占，有百二十占。

這種占米當即上述占城稻種傳播的結果，故以『占』爲名。

由江西西往，南宋的第三個重要產米區域，要輪到湖南，即湘江流域。這裏的土壤很宜於稻米的栽種，同時又有由江西移入的農民從事深耕。宋史卷八八地理志云：

荆湖南北路（註二）……其土宜穀稻，賦入稍多。而南路有袁吉壤接者，其民往往遷徙自占，深耕穡種，率致富饒。

這裏的農民又能利用水車車水，因此就是遇到天旱，也能供給種植中的稻米以充份的水量。張孝祥于湖文集卷四湖湘以竹車激水杭稻如雲書此能仁院壁云：

象龍喚不應，竹龍起行雨。聯綿十車輻，伊軋百舟櫓。轉此大法輪，救汝旱歲苦。橫江鎖巨石，濺瀑疊成鼓。神機日夜運，甘澤高下普。老農用不知，瞬息了千畝；抱孫帶黃犢，但看翠浪舞。餘波及井白，春玉飲醪乳。……

因此湖南稻米的產額甚鉅，除供當地人口的食用外，每年都有大量的出口。如葉適水心文集卷一上寧宗皇帝劄子二云：

湖南……地之所產，米最盛，而中家無儲糧。臣嘗細察其故矣。江湖連接，無地不通。一舟出門，萬里惟意，靡有礙隔。民計每歲種食之外，餘米盡以貿易。大商則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艦而同營，展轉賑糴，以規厚利。父子相襲，老於風波，以爲常俗。

由湖南向西走，南宋的第四個稻米重要產區，便是四川。四川自古號稱『天府之國』，其土壤非常肥沃，而人民又勤於耕作。宋史卷八九地理志說：

川峽四路 ……地狹而腴，民勤耕作，無寸土之曠。

又高斯得恥堂存稿卷五寧國府勸農文說：

太守，蜀人也，起田中，知農事爲詳，試爲父老言治田之事。方春耕作方興，父老集子弟而教之曰，『田事起矣。一年之命，繫於此時。其毋飲博，

（註二）這裏雖說『荆湖南北路……其土宜穀稻』，但事實上當日湖北產米較盛之地只限於常澧等州，其餘各地均出產有限。故宋史地理志緊跟着說湖南的稻米生產，而把湖北略去。

毋訟詐，毋嬉遊，毋爭鬪，一意於耕』。父兄之教既先，子弟之聽復謹，莫不盡力以布種。四月草生，同阡共陌之人，通力合作，耘而去之。置漏以定其期，擊鼓以爲之節。怠者有罰，趨者有賞。及至盛夏，烈日如火，田水如湯，薅耨之苦尤甚，農之就功尤力。人事勸盡如此，故其熟也常倍。

同時，當日四川的灌溉事業，又非常發達。如宋史卷三七七李璆傳云：

累遷徽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三江有堰，可以灌眉田百萬頃。久廢弗修，田萊以荒。璆率都刺史合力修復。竟受其利。眉人感之，繪像祠於堰所。

又同書卷三八六王剛中傳云：

以龍圖閣待制知成都府。……成都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田。歲久淤澱。剛中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爲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州人指曰，『王公之甘棠也。』

又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四云：

初眉州通濟堰，自建安間創始，溉蜀州之新津，眉州之眉彭三縣田三十四萬餘畝。其後壞於開元，又壞於建炎。隴畝彌望，盡爲荒野。是歲（紹興十五年），守臣句龍庭實貸諸司錢六萬緡，躬相其役，更從江中創造，橫截大江二百八十餘丈，與下流小筒堰一百十有九。於是前日荒野，盡爲沃壤。

又魏了翁鶴山大全文集卷四〇眉山新修蟆頤堰記說蟆頤堰，

水利凡溉眉山青神之田畝七萬二千四百有奇。

因此，四川在當日能成爲重要的稻米產區。上引恥堂存稿卷五寧國府勸農文曾說四川的稻米，『其熟也常倍』。又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也說四川的農產，『歲三四收』。這自然不是指每年稻米收穫的次數，而是說在種稻的前後還另外栽植其他農產品，故一塊地每年能有三四次的收穫；但由此我們也可推知，當日四川稻米的產量是相當可觀的。

上述南宋幾個重要的稻米產區，都屬於長江流域。此外，珠江流域的兩廣，稻米生產也很發達。那裏氣候炎熱，最宜於稻米的生產，故一年能收成兩次。蘇過斜川集卷六志隱說北宋下半期兩廣農業生產的情況云：

天地之氣，冬夏一律。物不凋瘵，生意靡息。冬絺夏葛，稻歲再熟。富者寡求，貧者易足。（註三）

而且，那裏的良田頗多，不過多爲大地主所有。宋會要食貨六云：

（慶元）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臣僚言，『二廣之地，廣袤數千里，良田多爲豪猾之所冒占，力不能種。……』

故當日兩廣稻米的產額，也相當的多。這些稻米。除供當日人口的消耗外，多藉珠江船隻的運輸，先集中於廣州，然後由海道販往其他地方。周去非嶺外代答卷四云：

廣西斗米五十錢，穀賤莫甚焉。夫其賤，非誠多穀也，正以生齒不蕃，食穀不多耳。田家自給之外，餘悉糶去，曾無久遠之積。

富商以下價糶之，而舳舻銜尾，運之番禺，以罔市利。

又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二五與建寧諸司論賑濟劄子云：

廣南最係米多去處，常歲商賈轉販，舶交海中。

以上各地，都是南宋稻米的重要產區。復次，當日又有好幾個稻米產量不足的地方。就長江流域來說，湖北（包括當日屬京西南路的襄陽府）及兩淮因爲接近金國，常常變作戰場，故田地荒蕪，米糧出產有限。宋會要說：

（紹興五年）八月十六日，都督行府言，『湖北淮南自兵火之後，百姓流亡，田多曠土。……』（食貨一二及六九）

（十年）五月十四日，臣寮言，『淮甸襄漢，曠土彌望。……』（食貨六三）

（嘉定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左司諫鄭昭先言，『竊惟兩淮荆襄，實今日藩籬捍蔽之地。淮東如山陽滌陽，淮西如濠梁安豐，荆襄如德安信陽等郡，流離之民，未盡復業。閒土（田？）曠土，不可以畝計。……』（食貨六。）

關於當日湖北兩淮耕地破壞的情形，記載甚多，茲分別述說如下。

當日湖北人民對於農業大都不感興趣，多改以工商爲業。宋史卷八八地理志云：

（荆湖）北路農作稍惰，多曠土。

（註三）這雖然是北宋下半期的情形，緊接着的南宋想也沒有多大的改變。

又宋會要食貨六云：

(慶元)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臣寮言，『……湖北路平原沃壤，十居六七。

占者不耕，耕者復相攘奪，故農民多散於末作。……』

同時，由於兵燹的破壞，湖北的水利事業又很落後。如宋會要食貨三載紹興三十二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參知政事督湖北西路軍馬汪澈言，『……臣今相視得襄陽古有二渠：長渠溉田七千頃，木渠溉田三千頃。自兵火之後，悉已墮廢。……』

又范成大入蜀記卷三云：

(公安)縣(屬荆湖北路江陵府)有五鄉，然共不及二千戶。地曠民寡如此，民耕尤苦。隄防數壞，歲歲增築不止。

因此，當日湖北農業非常落後，荒田甚多。宋會要食貨二載紹興元年五月

二十六日，荆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兼知荆南府解潛言，『本鎮所管五州軍一十六縣，絕戶甚多。見拘收通舊管諸色官田，不可勝計，今盡荒廢，可惜！……』(食貨六三同)

又同書食貨六及六一云：

(紹興)十四年三月八日，戶部言，『契勘京西州軍，係累經殘破，荒田至多，委是開墾倍費他州。……』

(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戶部言，『荆湖北路見有荒閑田甚多，亦皆膏腴，佃耕者絕少。……』

(乾道)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知鄂州李椿言，『本州荒田甚多。……』

五月一日，湖北運副楊民望言，『諸州荒田，多無人開耕。……』

這都是南宋高宗時代及孝宗初年的情形。直至孝宗下半期，即淳熙年間，努力開墾的結果，湖北墾田較多的地方，也只限於接近湖南的鼎澧等洲(宋屬荆湖北路，今屬湖南)，其餘大部份還是荒地。宋史卷一七四食貨志云：

淳熙三年，臣僚言，『……今湖北惟鼎澧地接湖南，墾田稍多。自荆南安復岳鄂漢沔，汙萊彌望，戶口稀少。……』

當日湖北耕地既然多半荒蕪，其稻米的產量自然是有限得很了。

南宋對金幾次作戰，兩淮都是主要的戰場，故農業多被破壞。如宋會要說高宗上半期宋金戰爭對於兩淮耕地的蹂躪云：

同日（紹興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權發遣秦州邵彪言，『淮南人口逃竄，良田沃土，悉爲茂草……』（食貨二及六三）

（紹興六年三月）二十日，諸路軍事都督行府言，『契勘和州田產兵火，正當水陸之衝，比之他處，殘破至極。……』（食貨六三）

七年正月一日，無爲軍言，『本軍累遭兵火之後，耕種尙少。……』（食貨七〇）

十年二月十七日，臣寮言，『淮甸諸州累經兵火。賊馬屯泊，良田爲曠土，……』（食貨一及六三）

李浩，字德遠，紹興十二年擢進士第，院司農少卿。嘗因面對陳經理兩淮之策。至是爲金使接伴還，奏曰，『臣親見兩淮可耕之田，盡爲廢地，心嘗痛之。……』（食貨六三）

（紹興十六年）十月十四日，知臨安府沈該言，『兩淮之地，昨緣蹂躪，荒棄田疇。……』（食貨六三）

這種耕地荒蕪的情形，直至高宗下半期，還是不能復原。同書食貨六及六一云：

（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直敷文閣淮南東路轉運副使魏安行言，『淮東州縣閑田甚多。……』

到了高宗末年及孝宗初年，由於金主亮南侵，及孝宗興張浚恢復中原的企圖，兩淮農田又復受到蹂躪。同書食貨三及六三云：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七日，中書門下省言，『兩淮諸郡營田官莊，佃戶數少，因多荒廢。……』

紹興三十二年九月口日，孝宗已卽位，未改元，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司言，『兩淮自經兵火，田萊多荒。……』

又同書食貨五八及六一云：

孝宗隆興元年二月十八日，尙書戶部員外郎奉使兩淮馮方言言，『據高郵軍百姓狀，自前年金賊犯順，燒毀屋宇農具稻斛無餘。……』

七月十九日，權知盱眙軍周淙言，『泗州盱眙軍，去歲虜人驚移，不曾耕種。……』

(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劉)寶又言，『淮東自經兵火凋殘之後，荒田甚多。……』

又宋史卷四三〇黃榦傳云：

(黃榦)乃復告李珣曰，『……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盱眙東西數千里，莽爲丘墟。……』

又葉適水心文集卷二定山爪步石跋三堡塢狀云：

頃自虜寇驚騷，淮人奔迸南渡，生理破壞，田舍荒墟。

再往後，到了孝宗乾道年間，兩淮耕地也是一樣的破壞。宋會要食貨六三載乾道元年

七月五日，權發遣滁州楊由義言，『……本州近緣兩遭北軍侵犯，牛畜農具不存，營田莊客衣食不繼，星散逃移，致所管營田多成荒廢。……』

又同書食貨八及六一云：

(乾道)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大理正措置兩淮官田徐子寅言，『兩淮荒蕪之田，一目百里。……』

又同書食貨六及六一云：

(乾道)六年正月十四日，太府少卿總領淮西江東錢糧兼提領屯田葉衡言，『合肥瀕湖有圩田四十里，舊爲沃壤，久廢墾闢。……』

(七年)六月三十日，新除淮南運判向士偉言，『兩淮田畝荒蕪，……』

九月正月十八日，資政殿學士新知揚州王奇言，『淮上之田，例多荒棄。……』

其後，到了寧宗時代，兩淮仍有不少的荒田。宋會要云：

(慶元)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臣僚言，『……淮西安豐軍田之荒閑者，視光濠爲尤多。……』(食貨六)

嘉定元年八月十三日，御史中丞章良能言，『……兩淮……今胡騎蹂踐，……不耕之田，處處彌望。……』(食貨六三)

又宋史卷四三七真德秀傳云：

（嘉定年間）充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於上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顧田疇不開，溝洫不治，……』

兩淮田地既然大部份都是荒閑，其米糧出產自然不足了。

上述湖北和兩淮所以米產不足，多半由於軍事的原因，即因為接近金國，常作戰爭犧牲品的原故。復次，沿海一帶，當日也有兩個稻米產量不足的區域，即浙東與福建。

不過這兩個地方所以米產不足，並不如上述湖北兩淮那樣由於軍事的理由，而是由於天然的原因。

就地形上說，浙東山地較多，平原較少，這對於稻米的栽種自然不大適宜。故每遇水旱，稻米即告失收。如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二六上宰相書云：

又以連日不雨，旱勢復作，紹興諸邑，仰水高田，已盡龜拆。而山鄉更有種不及入土之處。明發台州，皆來告旱，勢甚可憂。

又宋會要食貨一云：

（乾道）九年八月九日，詔，『浙東州軍，間有關雨去處，不無損傷田畝。……』

九月二十六日，臣僚言，『伏見今夏以來，雨不及期，浙東諸郡，旱者甚衆。……田野之間，以艱食爲慮。……』

以上是旱災對於浙東米產影響的情形。復次，當日浙東沿海的稻田，又常受風災和水災的打擊，以致收成不好，如宋會要食貨六八云：

（乾道二年）九月七日，詔浙東提舉常平宋藻，『前去溫州，將常平義倉米賑濟被水闕食人戶。如本州米不足，通融取撥。』權發遣溫州劉孝建言，『本州八月十七日風潮，傷害禾稼，漂溺人命。……』

十月一日，詔，『溫州近被大風駕潮，淹死戶口，推倒屋舍，失壞官物，其災異常，合行寬恤。……』繼而唐瑑言，『切見溫州四縣，並皆海邊。今來人戶田畝，被海水衝蕩，鹹鹵浸入土脈，未可耕種。及缺牛具，不能偏

耕。……』

(五年十月)六日，權發遣兩浙路轉運副使劉敏士言，『溫台二州，近因風水飄損屋宇禾稼，雖將義倉米賑濟，緣被水丁口至多，竊慮來年秋成尚遠，將何以繼？……』

因此，上引宋史卷八八地理志說兩浙路有『秔稻之產』，事實上只能就浙西來說，對於浙東是不十分合適的。

福建的地形，有如浙東那樣，也是山地多，平原少。那裏的農民，善於把山地開墾成梯田，及利用谿谷的泉水，來灌溉種植中的稻米；同時，對於磽瘠的土地，也設法開闢為稻田。方勺泊宅編卷中云：

七閩地狹瘠而水源淺遠。其人雖至勤儉，而所以為生之具，比他處終無有甚富者。墾山壠為田，層起如階級然。每援引谿谷水以灌溉，中途必為之磴，下為碓，米亦能播精。(播精為去其糠粃，以水運之，正如人為。其巧如此也。)

又宋會要瑞異二載嘉定八年

七月二日，臣僚奏，『……臣閩人也。閩地瘠狹，層山之顛，苟可資人力，未有尋丈之地，不坵而為田。泉溜接續，自上而下，耕墾灌溉，雖不得雨，歲亦倍收。其有平地而非膏腴之田，無陂塘可以灌注，無溪澗(澗？)可以汲引，各於田隴之側，開掘坎井，深及丈餘，停蓄雨潦，以為旱乾一溉之助，炎雲如灼，桔槔俯仰，不以為勞。所濟雖微，不猶勝於立視其槁而搏手無策乎？

又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云：

福建路……西北多峻嶺。……川源浸灌，田疇膏沃，無凶年之憂。而土地迫陝，生籍繁夥，雖磽确之地，亦耕耨殆盡。畝直寢貴，故多田訟。

不過，福建農民雖然努力精耕，由於自然環境的不良，收穫並不豐富；而且，因為該地人口密度甚大，稻米產量更感不足。關於此點，除分見於剛纔所引各文外，趙汝愚趙忠定奏議卷二請支撥和糴米十萬石付泉福興化三州賑糴奏(原題云，『宋孝宗時集英殿修撰帥福建上奏。』)云：

祇緣本路（福建路）地狹人稠，雖上熟之年，猶仰客舟興販二廣及浙西米前來出糶。

又黃榦黃勉齋集卷四建寧社倉利病云：

竊見閩中之俗，建寧最爲難治，山川險峻，故小民好鬪而輕生。土壤狹隘，故大家寡恩而畜施。米以五六升爲斗，每斗不過五六十錢。其或旱及隲月，增至百金。大家必閉倉以俟高價；小民亦羣起殺人以其禾。

又眞德秀眞文忠公文集卷一五奏乞撥平江百萬倉米賑糶福建四州狀云：

福興興泉，土產素薄，雖當上熟，僅及半年。

臣所治福州，去秋水澇，下田薄收。蠲減既多，軍餉不足，糶價日踊，民食孔艱。

又同書卷一七知泉州謝表云：

泉雖閩鎮，古號樂郊，其奈近歲以來，浸非昔日之觀。……澇傷相繼，而農畝寡收。……粟生於地者幾何！日伺鄰邦之轉餉。

又同書卷四〇福州勸農文云：

福之爲州，土狹人稠，歲雖大熟，食且不足，田或兩收，號再有秋，其實甚薄，不如一穫。

又宋會要食貨六二云：

（嘉定）七年三月九日，臣僚言，『福建地狹人稠，歲一不登，民便艱食。……』

綜括上述，我們可知南宋各地稻米生產的大概情形。大致說來，南宋的疆域適處於亞洲東南部，即東南季候風流域，雨量豐富，氣候溫和，大都宜於稻米的栽種。不過因爲地理環境及軍事上的特殊情形，故南宋各地，除了稻米產量豐富的區域以外，又有米產不足的地方。在長江流域方面，稻米的重要產區有四，即長江三角洲（江南東路及浙西路），江西，湖南及四川。這幾個地方稻米生產所以豐富，多半由於土壤的肥沃，外國種子的輸入，水利灌溉的優良，進步農具的使用，外地勞力的輸入，以及其他原因。此外，在珠江流域方面，兩廣也是當日重要的稻米產區；那裏氣候炎熱，稻米的種植可以一年收成兩次。至於稻米產量不足區域，在長

江流域方面，爲湖北及兩淮。這都是與金國接壤的地方，每次宋金戰爭，多半變作戰場，故耕地常受蹂躪，從而米糧的出產遂感不足。復次，沿海一帶，浙東與福建也是米產不足的區域。這兩個地方的地理環境，因爲山地多，平原少，都不宜於稻米的大規模的生產。在另一方面，如福建一帶，人口數量又相當的多。故浙東福建出產的稻米，都不足以養活當地的人口，從而成爲米產不足的地方。

(三) 南宋稻米運銷情況

稻米的運銷情形，與牠在各地的生產狀況有很密切的關係。由上所述，可知南宋時代長江流域的三角洲，江西，湖南和四川，以及珠江流域的兩廣，稻米生產都很豐富。這些稻米產區，其出品除供當地人口的消費外，既然還有大量的剩餘，自然能夠向外輸出，於是成爲稻米的出口地方。在另一方面，長江流域的湖北及兩淮，沿海的浙東及福建，由於軍事方面或地理環境方面的特殊情形，本土所產的稻米都不足以養活當地的人口，不得不取給於外地，遂成爲稻米的入口地方。不過，稻米生產地與消費地間的距離有遠近的不同。其相互間運輸規模的大小也因交通便利與否而定，故當日稻米運銷的實際情況，有詳加研討的必要。茲爲便利計，分爲長江流域的稻米運銷情況，與沿海的稻米運銷情況，敘述如下。

(1) 長江流域稻米運銷情況

南宋長江流域的稻米運銷情形，大致說來，有如長江水流的方向那樣，其特點爲由上游的生產地運往下游的消費地。現在沿着長江流域，由西往東，順次考察當日稻米的運銷情形。

上面說過，四川是南宋長江流域的稻米產區。在這裏生產的稻米，除供當地人口的食用外，有藉着長江的水道，順流而下，運往湖北銷售的。水心文集卷二六趙公(不息)行狀云：

除夔路轉運判官。……夔州在蜀四路尤窮。公既奉使，訪其所疾苦。僚吏皆曰，『夔路銀兩估六千。恭涪忠萬夔，最凋郡也；今以銀絹上供，則五州之困久矣。』公以大寧鹽者，夔路財貨之所出也。……迺出錢市鹽數十萬斤，視恭涪以上米賤而鹽貴大寧數倍，使賣之，得米三萬餘斛。時湖北大飢，以

米至，荆南民歌舞於道。易銀而歸。遂代五郡上供銀一萬五千七百兩，絹一萬二千二百匹，總繙錢十五萬餘。

由四川往東，長江流域的稻米出口地便是湖南。關於湖南稻米的大量輸出，上引水心文集卷一上寧宗皇公劄子已經說過。湖南的米，就是在水旱失收的時候，也輸出頗多。真文忠公文集卷一○申朝省借撥和糴米狀云：

竊見湖南一路，今夏一旱甚廣，而潭州爲甚。……徒以般販出境，爲數頗多，今春以來，米價翔踊，甚至無米出糴。

由此我們可以推知，在收成好的時候，湖南稻米的輸出量一定更大有可觀。

由湖南沿長江再東往，江西也是稻米的出口地。湖南與江西的米，都好像長江的水流那樣，連往長江下游出售。這兩生產地的米，藉船隻的運輸，先集中於長江贛江交叉點的南康軍（治今星子縣）。朱文公文集卷二六與漕司書一劄子云：

聞得贛吉諸州及湖北鼎澧諸州（註四）皆熟。得湖南詹憲書云，『湖北米船填街塞巷，增價招邀，氣象甚可喜。』欲乞更與帥相商度奏乞指揮兩路，不得阻節客販，許下流被害州軍（註五）徑具奏聞，重作行遣。

又同書卷二六與（江東）陳帥書云：

前此屢以上流遏糴利害申稟，未蒙施行。今本軍（南康軍）糴米人船，已爲隆興邀截，不許解離。又凡客販，皆爲阻絕。江西本有得熟州郡，本自不須如此。又况著令及屢降指揮皆有明文？已作書力懇之，恐其未必經意。蓋自初糴，已節次懇之。今乃約束愈峻，其意亦可見矣。切乞早賜移文，仍申朝省，或具奏聞，乞遍下諸路約束。不獨此邦蒙大賜也。頃時劉樞遭旱，首奏此事。其後客船輻湊，米價自減。此最爲救荒之急務。……然贛吉鼎澧湖南諸郡皆熟，若用劉樞舊例請奏，此米皆可致，而一路受賜矣。

其中關於江西稻米之運銷於南康軍，記載更多。同書卷二六與江西張漕劄子云：

比以民飢，告糴隆興，已具曲折懇稟張帥閣學。意必蒙其憐閱，拯此困急。今乃聞其約束愈峻，所遣牙吏得米而不能歸。至於客販，亦復斷絕。竊緣本

（註四）今屬湖南省。

（註五）時朱熹知南康軍，所謂「下流被害州軍」當即指此。